



晋江新锐言情作家
含胭
——诚意之作
完美终结版·下

情深 何以许棠心

【完美终结版】

离开他后，我才明白，在他身边时，我才是我。



最美好的婚姻
不仅是与你相知相伴走完一生
也在这漫长的时间里
成就了更好的我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超值赠送最新大结局番外

含
胭

——
诚意
之作

情深
何以许棠心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深何以许棠心. 下/ 含胭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068-3

I. ①情… II. ①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0110号

书 名	情深何以许棠心. 下
作 者	含胭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	谭 倩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260千字
印 张	21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,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068-3
定 价	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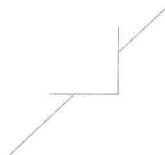


情深 何以许棠心

We will be together
Forever

目录
CONTENTS

- /001/ 第一章 麻雀变凤凰
- /016/ 第二章 北京之行
- /030/ 第三章 失控边缘
- /045/ 第四章 你还不了解我
- /061/ 第五章 糖糖，不要害怕
- /076/ 第六章 秦理变了
- /092/ 第七章 我相信何棠
- /108/ 第八章 大雨之夜





情深 何以许棠心

*Vermitlichtung
Forever*

目
录
CONTENTS

- /126/ 第九章 尘埃落定
- /144/ 第十章 人生如棋
- /160/ 第十一章 我大概，的确是不爱他
- /175/ 第十二章 原来你在这里
- /191/ 第十三章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
- /209/ 第十四章 阿理，是你吗？
- /225/ 番外集： 他 / 她
- /329/ 后记



第一章 麻雀变凤凰

当北方来的候鸟陆陆续续地飞离南方，二十三楼阳光房里的盆栽小树抽出了嫩绿的芽儿，何棠知道，春天来了。

何棠拉开窗帘，迎面吹来的微风已没有了严冬时那般的冰凉刺骨，暖洋洋的还带着太阳的味道。她闭上眼睛做了个深呼吸，心情也渐渐地好起来。

三月上旬，何棠和吴慧尧同一天到中勤建设报到。何棠去投标部工作，空降为部门副经理，吴慧尧则是去预算部工作，从小小的预算员做起。

中勤的员工时常见何棠去搭乘私人电梯，也常见她与秦理同进同出，他们猜测，何棠和秦理同居了。但是关于何棠的真正身份，谁也不敢妄下判断，有人说她是秦理的同居女友，有人说她是秦理的未婚妻，甚至有人猜测她只不过是秦理的床伴。

有些好事儿八卦的员工去找马佑杰打听，想从他这里得到点小道消息。马佑杰想了想，还是委婉地把这些话说了给秦理听，秦理抬头看看他，淡淡地说：“我有数了，他们再来问你，你不用多说。”

当天晚上，秦理送给何棠一枚与自己的婚戒同款的铂金女戒，说：“糖糖，我知道你不习惯戴那枚钻戒，从明天起，你戴这个好了。”

何棠很感激秦理的体贴，她是真的不习惯戴那枚大钻戒，于是就欣然收下了这份礼物。

很快就有同事发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——秦理和何棠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同款对戒。公司里顿时议论纷纷。

“秦总结婚了？”

“不应该啊，春节前还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呢！”

“没听说举行婚礼呀！”

“不一定是结婚，情侣也能戴对戒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何棠都是秦总名正言顺的女朋友了，说不定还是未婚妻呢！”

于是，整个公司的人都认可了这个说法，何棠是秦理的同居女友，疑似未婚妻，是一只飞上枝头成了凤凰的小麻雀。

秦理和何棠的婚礼时间很难定下来。

叶奶奶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，医生说她已经熬过了春节，但能熬过上半年的希望不大，而准备一场婚礼起码需要数月的时间，叶惠琴很怕万一婚期到了，叶奶奶却突然离世，那就很难办了。

基于这个原因，秦理也不好对外高调宣告自己已婚，他在商界政界有许多合作伙伴、客户和朋友，就像年会上盛红军所说，秦理要是结婚，必定是有许多人来参加婚礼的，因此婚礼不可能低调。

所以，他和何棠约定，在婚期没有确定之前先不公布已婚的事情。

何棠没有反对，毕竟顶着秦理女朋友的名义在中勤工作，要比顶着秦太太的头衔便利许多。

春雷炸响，万物复苏，寒冷的冬天走远了。

何棠已经在中勤工作了大半个月，但是，她觉得自己工作得并不快乐。

投标部的部门经理叫刘革，是一个三十八九岁的男人，为人严谨务实，做事细致妥帖，是一个很不错的部门负责人。他对何棠特别客气，自然也不敢安排苦活儿累活儿给她做，最后落在何棠手上唯一的工作内容，就是签字。

刘革说何棠是部门副经理，因此所有的部门员工递上来要他签字的文件，全部要过何棠的手，由她签了再转去刘革那里。这个举措真是给足了何棠面子，但深究一下就知道其实毫无意义。

员工们自然没二话，反正何棠天天都在办公室，找她签字也就是走过场。

可是，签字容易，签对字就难了。何棠对投标工作虽有涉及，但毕竟才从业一年，经验还不丰富。所有递给她文件或标书，她都想仔细地看一遍，可一方面她有很多东西看不懂，另一方面找她签字的员工会很客气地说：“何经理，麻烦你快一些好吗，我这个挺赶的，我还得找刘经理去签字呢。”

何棠没办法，只得草草地把字签了。

每天除了签字，何棠发现自己无所事事。她有一个单独的小办公室，没事干的时候，何棠会捧着茶杯站在窗边发呆，她有些怀念在富洋建筑工作时日子，同事们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，忙时大家都脚不沾地，闲时则是打打闹闹，很是愉快融洽。

现在在中勤工作，她每天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每次秦理问她工作如何时，何棠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，只能含糊地说：“挺好的，他们都挺照顾我的。”

何棠偶尔会和秦理一起吃午餐，但大多数时候是和吴慧尧在食堂吃。

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吴慧尧都会神采飞扬地向何棠说着自己的工作情况，大赞中勤不愧是D市建筑企业的翘楚，各方面都很专业很规范，还不失人性化管理。

“公司鼓励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完成工作，会有额外的奖励。加了班，还提供餐补和交通补贴，真是很不错。”吴慧尧十分满意目前的工作，“同事、领导都对我特别好，我有不懂的他们都愿意教我，下班了还约我一起聚餐一起玩，我都后悔之前一年不出来上班了。”

何棠羡慕地听着她说个不停，却不知该怎么应答。

“总之这次真是多谢你了，等发了工资我请你吃大餐！”吴慧尧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对何棠说，“对了何妈妈，我准备搬家了，和预算部一个女同事在附近合租了一套二居室，一个月两千块，家具家电都很新，比春山新苑好不知多少倍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吴慧尧终于发现了何棠的不对劲，问：“何妈妈你怎么了？这些天怎么都怪怪的呀。”

何棠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上班有事做，还会忙得加班，而我上班却无所事事，有时候他们在外边聊天，一看到我从办公室出来就都不说话了。”

“唉……”吴慧尧叹了口气，“何妈妈，不怪他们，这很正常，毕竟你和秦总的关系在那儿摆着呢。我中午经常和你一起吃饭，还有同事明着暗着挤对我，说我是靠着关系进的中勤。不过，大多数同事对我还是很好的，所以我要好好努力，不光是为我自己，也不能叫你没面子不是。”

何棠闷了一会儿，用筷子拨弄着餐盘里的菜：“我知道他们都是怎么看我的，有一次在洗手间，听到她们在议论我，话说得很难听。我现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在这儿工作，这样一天一天的，真没什么意思。”

吴慧尧劝她：“你干脆去总经办算了，做秦总的秘书多好。”

何棠摇头：“秦理说过，夫妻最好不要在一个部门工作，会不利于夫妻感情。”

吴慧尧出主意：“那你叫秦总给你投资，自己做点事儿呗。”

“我不甘心嘛，读了四年大学，也工作了一年了，觉得这行能学很多东西，我不想转行。”何棠语气低落，“再看一段时间吧，实在熬不下去再找秦理谈谈。”

几天以后，何棠还没来得及找秦理谈，投标部就出了一件小事。

部门员工施智敏把一份文件交给何棠签字，何棠像往常一样直接就签了。偏巧那天刘革出门办事，秦勉要去见客户，急着要这份文件，施智敏打电话向刘革请示，刘革说何棠都签字了，直接递上去吧。施智敏就把文件交给了谢玮文。

结果，这份文件里有个很大的纰漏，幸亏秦勉及时发现，才没有造成损失。刘革办事回来被秦勉叫进了办公室，挨了一顿训后刘革又把施智敏叫进办公室训

了一顿。

施智敏从刘革办公室里出来后，“啪”的一下把退回来的文件狠狠摔在了办公桌上。边上同事都知道前因后果，纷纷上前去安慰他。

“真窝囊！”施智敏看着何棠虚掩着的办公室门，很大声地说，“我在中勤辛辛苦苦工作六年，现在是什么意思？！没有本事就不要霸着位子！是老板的女朋友了不起啊！都傍上了还假惺惺地上什么班啊！这点儿工资她还看得上眼？非要自己找不痛快还让我们都不痛快！我现在对秦总、对中勤特别失望！真不想干了！”

有女同事拉他：“小施别生气了，我们都明白的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得。”

还有人说：“你还有房贷呢，别说气话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唉……说到底秦总也是个男人，男人宠起女人来就没原则了，你就理解一下吧。”

有人小声说：“谁叫人家命好，我们没本事呢，别想了，做好自己分内事吧。”

大家七嘴八舌，把刘革都惊动了，厉声说：“都很闲是不是？！都回去做事！”

一阵脚步声和办公椅的拉拽声响起，办公室里逐渐安静下来。

何棠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，脑袋一片空白。

晚上，秦理和何棠一起吃晚饭。

何棠帮他剥虾，一只一只仔细地剥好，蘸过醋后盛在小碗里递给他。

“谢谢。”秦理接过，抬头看了她片刻，问，“糖糖，你不开心？”

何棠连忙摇头：“没有啊。”

秦理往她碗里夹了一筷子菜，语气淡然：“今天阿勉和我说，他拿到一份有你签了名的文件，里面有很明显的错误。”

何棠不吭声。

“糖糖。”秦理平静地说，“如果做得不开心，就先给自己放个假，去学车、旅游，或是进修培训都可以。”

何棠急忙回答：“我没有不开心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听她说得这般坚决，秦理没有再开口，他盛了一碗汤，推到她面前，两个人都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
夜里，她和他激情缠绵，结束以后，何棠抱着秦理在被窝里重重地喘气。何棠的额头贴着秦理的右肩，秦理伸手掠过何棠颊边的发，说：“糖糖，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和我说。”

何棠不解：“啊？说什么？”

“等你和我说你工作得并不开心，说你被同事排挤。”秦理扭过头在黑暗中注视着何棠，“我一直都在等，可是你从来都不说，每次我问你，你都说你和同事处得很好。”

何棠心里有点懊恼，语气就有点硬了：“谁和你说的？”

秦理摇头笑道：“没有人和我说。糖糖，我天天和你在一起，难道还会看不出来你开不开心？你现在碰到的事是我一早就想到了的，抱歉我暂时没有想到解决的办法。就算把你调到总经办，你一样会被人排挤。”

“……”何棠有点儿无地自容，脸涨得通红，半天没说不出话来。

秦理收紧左臂将她揽在怀里，吻吻她的额头，语气温柔了许多：“糖糖，我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。”

何棠委屈抬头看他，秦理朝她笑笑，说：“等天气再暖和一些，我带你出去散散心，好不好？”

何棠没吭声。

秦理宠溺地捏捏她的鼻子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好不好？嗯？你想去哪里都可以。”

“我没有不开心。”何棠喃喃道，“阿理，那个……你能不能撤掉我副经理的职位，我年纪轻资历低，很多东西都不懂，挂着这个名头很尴尬。而且，我听说本来投标部副经理是另有人选的。”

“那你打算做什么呢？”秦理问，“从投标专员做起？”

何棠点头：“也可以啊，我就是想学点儿东西，或者去预算部也行，像慧尧那样就好。”

秦理笑了，摇头说：“把你放在投标部我是有打算的，今年公司任务很重，投标部的工作量非常大，我希望有一个自己人在那里守着。而且，下半年有一个大标需要我和阿勉亲自操作，投标文件会要求特别严格，我是打算让你配合刘革一起做的。”

何棠心里一动，问：“是什么标？”

“城南中学新建工程。”秦理的眼睛在夜里闪着光，“你应该听王宇霖说过吧，他和孙建军都盯着这块肥肉呢。”

何棠：“……”

这是何棠第一次从秦理嘴里听到“城南中学”四个字，对于王宇霖志在必得的这个项目，何棠虽然想过中勤可能也会有兴趣，但直到现在秦理亲口说出，她才知道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已打响。

何棠依然是部门副经理，不过秦理找刘革详谈了一次，要求刘革多带带何棠，

给她安排一些事做。

刘革明白了秦理的意思，不再让何棠签字，为了让她尽快熟悉中勤的业务，他把公司曾经中标的标书存底和招标文件、图纸一起拿给何棠，让她先慢慢地看一看，熟悉一下。

部门同事仍旧对何棠很冷淡，不过何棠好歹有了事做，也就不在意了。

对于五月就要进行设计招标的城南中学新建工程，秦理和秦勉已经做了许多工作。中勤业务部的经理叫屠宝良，是一个三十出头的漂亮女人，中勤刚开立时她就在中勤工作，现在是秦理的得力助手，算是中勤的元老之一。她每年都能给中勤带来巨额的业务，连秦理都会尊敬地称她一声屠姐。

屠宝良的杀手锏是她近乎完美的沟通技巧，这中间也包含了她天生的与人亲近、招人喜欢的特质。只需几次见面，她基本上就能摸清对方的性格特点，并逐渐了解对方的兴趣喜好。她记忆力超群，见过一次就能记得别人的名字长相，加上嘴甜会说话，女客户把她当闺蜜，男客户把她当红颜知己，最厉害的一点是，她从不背着丈夫和任何男性搞暧昧关系。总的来说，屠宝良就是一块天生做销售的料儿。

秦勉和D市教育局副局长乔胜荣见过几次面后，就把屠宝良介绍给了他，从那以后，和业主单位D市教育局的联系工作就交给了屠宝良。

屠宝良时不时地往教育局去串个门，一来二去，她和负责学校新建招标工作的发展规划科混得非常熟，从科长到科员，没有一个她不认识的。

春节过后，屠宝良约城南中学发展规划科的刘福勇科长喝茶，试探着把超市卡和礼品券递给他，刘科长推脱了一下，便收下了。

对于乔胜荣，屠宝良反倒什么都没送。堂堂副局长，哪里看得上这点儿东西。

何棠自然见过屠宝良，但是她们没有交谈过。四月初的一天晚上，秦理约何棠、秦勉和屠宝良去凡人轩吃饭，算是何棠和屠宝良的正式认识。

“屠姐，何棠是我的妻子，我们已领了结婚证。”秦理笑着说，“糖糖，屠姐进中勤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头小子，当时中勤也不是现在的样子，顶多算是一个野班子施工队，但屠姐在中勤一干就是八年，为中勤立下了汗马功劳。”

何棠微笑着说：“屠姐你好，以后请多指教。”

屠宝良立时满面笑容，对秦理说：“阿理，恭喜，你眼光很好。”

“啊！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。”秦理哈哈大笑，对何棠说，“糖糖你不知道，屠姐看人特别厉害，简直就是火眼金睛。”

何棠羞涩地笑笑，屠宝良摇头：“别糗我了。看人这本事，在你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。”

秦理与屠宝良开了一会儿玩笑后，正色说：“屠姐，今天把你和阿勉都约来，是想说一下目前的情况。城南中学这个工程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我目前有六成把握，招标代理公司已经基本搞定，只要拿下乔胜荣和刘福勇，招标文件的要求就能由我们定了，只是要把富洋拦在报名门槛外估计很悬。我目前已经联系了多家资质、业绩都不错的建筑公司，已经敲定了几家愿意配合我们，另外还有两根硬骨头要啃，这一块我会亲自跟进。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定业主，需要阿勉和屠姐一起努力。”

秦勉和屠宝良点了点头。屠宝良思忖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阿理，乔胜荣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好交往，实际上有点儿软硬不吃啊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秦理皱眉问。

“我觉得他不是那种特别敢收钱的人，但又有点儿小心思。”屠宝良说，“我查过他的履历，他教书的水平很高是公认的，但是当年因和同事搞婚外恋，被学校降职处分，他的情人也被调走。后来他拼命努力了十年才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我觉得他并没有贪的黑历史，目前属于有贼心没贼胆的阶段。”

“哦？”秦理左手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，问，“那张局长呢？”

“张局长倒是个好拿下的，不过太容易出事儿了。”屠宝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“下个月就要设计招标了，中标单位基本已经内定，是D市建筑设计研究院，图都已经开始画了，投标就是走个过场。他们就是和张局长联系的，现在是没有人去告发他们，要是有人告发，一告一个准，哗啦啦能带出一片来。”

秦理点点头，说：“那还是做乔胜荣的工作比较保险，屠姐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屠宝良弯着眼睛一笑，突然看向秦勉，说：“我能有什么想法，秦勉不是在和乔副局长的千金谈恋爱吗，这近水楼台已经不能再近了，秦勉要是拿不下未来老丈人那真是天理不容啊，我只要搞定刘福勇就行了，哈哈。”

秦勉的脸色“倏”一下就红了，秦理闻言爽朗大笑，说：“这倒也是，阿勉，那就要请你多多努力啦！”

何棠坐在一边看着他们三人聊天，一句话也插不上，不过她注意到了屠宝良说的刘福勇，何棠曾经和王宇霖一起和这位刘科长吃过饭，那个人也收下了王宇霖送的礼。

何棠低着头默默地吃菜，秦理等人的声音仿佛越飘越远，她开始神游太虚，这时，秦勉突然说：“阿理，你怎么了？！”

他的语气有些紧张严肃，何棠猛地扭头看向秦理，只见他低着头，左手正在揉着太阳穴。

“阿理，不舒服？”她担心地倾身看他，问道。

秦理揉了揉一会儿太阳穴后终于抬起头来，目光有些疑惑：“啊？”

“……”何棠不明白他的一声“啊”是什么意思，扭头看向秦勉，却发现秦勉的目光变得格外森冷阴郁。

屠宝良不明所以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阿理你刚才在想什么？怎么说了一半突然不吭声了？”

秦理看着他们，视线从屠宝良脸上转到秦勉脸上，最终定格在了何棠脸上。何棠正担心地看着他。

时间仿佛过了很久，秦理突然笑起来，他面色柔和，笑容温暖舒心。

他说：“糖糖，我没事，不要担心。”

何棠延续着自己在富洋建筑上班时的工作态度。

她每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，擦擦桌椅电脑，给绿植浇浇水，泡茶写备忘，上班时决不偷懒不懈怠，下班时把办公桌收拾得整整齐齐。

与以前不同的是，何棠以前都是趴在桌上午休，而现在每天中午，她要去秦理的办公室陪他午休。

秦理的办公室和秦勉的一样大，但是装修风格迥然不同，与秦勉的大气庄严相比，秦理的办公室要明快新潮许多。他将办公室隔成了里外两间，外间办公，内间休息，休息室家具家电洗手间一应俱全。

秦理在休息室午休。他有许多事要做，练习站立、按摩、午睡和洗澡。

以往，陪伴秦理的是马佑杰，何棠来中勤后，自然换成了她。

吃过午饭，秦理要先换一身运动服，练习站立。

中午他不需要去二十三楼的复健室，用电动轮椅自带的站立功能就行。

秦理的电动轮椅很高端，有许多装置都是定制的。他练习站立前，何棠需要帮他系上胸部、腰部、膝盖处的扣带，然后秦理按动按钮，轮椅坐垫会由水平放置慢慢地变成垂直，靠背也会渐渐升起，秦理就在轮椅形态的缓慢变化中由坐姿变成了站姿。

他的后背、臀部和双腿紧贴轮椅靠背和坐垫，双脚踩在踏板上，左手扶住固定在墙上的一个扶手架。他每天中午都要这样练习站立。

练习站立很无聊，以前秦理都是用看新闻和听音乐来消遣，现在有何棠陪他看电视聊天，竟觉得练习站立的时间过得很快。

秦理爱看体育和时政、财经新闻类节目，有时看电影，何棠则喜欢看连续剧，有时候还是很狗血的那种连续剧。只是，和秦理在一起时，她不会和他抢。

何棠会很乖地陪秦理看他喜欢的节目，碰到不懂的就问问他。比如，看网球

比赛的时候，何棠搞不懂为什么打一球，比分却从0跳到了15，又从15跳到了30，接下来却不是跳到45而是跳到了40。每次秦理都会被她的问题逗笑，但依然会给她详细地解释。何棠是个虚心的好学生，她从不会不懂装懂自以为是，所以秦理和她一起看电视总是会有很多乐趣。

直到有一天，秦理惊讶地发现何棠喜欢看国产婚恋连续剧，于是在练习站立的时候，就提出陪她一起看。

何棠不答应，着急地说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看这个多奇怪啊。”

秦理哈哈大笑：“为什么奇怪？我也是第一次结婚，我也想看看学点儿婚姻经验。”

何棠无奈，只能硬着头皮和秦理一起看。

这些连续剧总是会有夸张的情节，婆媳大战、小三上位、原配逆袭、离婚夺子等桥段层出不穷，秦理看得直想笑，何棠却看得津津有味。

有一次看到一个情节，男主出轨后，女主提出离婚，男主幡然醒悟自己爱的还是女主，于是苦苦哀求复合。演到这里时，秦理联系站立的时间正好结束了，何棠毫不犹豫地关了电视机，站在秦理身边看着他恢复到坐姿，然后替他解开扣带。

这时，练习站立后会有按摩师来为秦理活动肢体。他在轮椅上坐了一上午了，身体会很疲劳，电动轮椅能变成躺卧模式，秦理就躺在轮椅上让按摩师为他进行肢体被动训练。

他不想让肌肉萎缩，不过他的肢体活动毕竟比常人少太多，因此还是无法避免双腿及右臂肌肉逐渐萎缩。何棠知道他身体的情况，秦理的两条腿几乎就是皮包骨头了，右臂的情况更糟糕，还有他的臀部甚至都有些瘪塌了。

万幸的是，秦理从小到大都被护理得很好，就算夏天一不注意得了褥疮，也会在初期就得到妥善的治疗。

按摩师为秦理按摩、活动肢体时，何棠就在边上观摩学习，有时按摩师帮他活动左腿，何棠就试着帮他活动右腿。

秦理仰面躺在床上，何棠搬起他的右腿，学着按摩师的样子将腿屈至他的胸前，再展开小腿向上踢出，循环一个圈后回复到起始姿势。

何棠和按摩师为秦理活动肢体时，秦理还有心情和他们开玩笑：“糖糖你看，我这个样子像不像在跑步？”

何棠抿着嘴笑，按摩师说：“我倒觉得像是在骑自行车。”

“是吗？”秦理笑着说，“其实我小时候坐过自行车，那时候我特别羡慕阿勉可以骑小单车，我就吵着也要骑。后来我妈就在自行车后座上固定了一个小椅

子，把我严严实实地绑在椅子上，带我出去兜风，那时我可得意了，可惜后来长大了，小椅子坐不下了，就再也没有坐过。”

何棠听到这里，扭头看着秦理，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。

秦理对上她的视线，说：“糖糖你别弄了，看你一头汗。我是叫你来陪我的，不是叫你来为我按摩的。”

何棠抹抹汗，说：“我不累，两个人一起做效果应该会更好。”

按摩师说：“不一定的，你没有受过训练，下手的力道拿不准，说不定会对秦先生造成损伤，而且秦先生久坐不动，如果造成损伤会很难恢复的，所以还是交给我吧。”

何棠这才快快地停下手来。

站立四十分钟，按摩三十分钟，结束以后，秦理会在轮椅上小睡一会儿。

何棠替他盖上被子，坐在他身边陪着他。秦理说：“糖糖，你可以去床上睡一会儿。”

何棠摇头：“我喜欢看你睡，你好好睡吧。”

秦理扭着头看了她好一会儿，伸手轻抚她的脸颊，突然问：“糖糖，你说，刚才那个电视剧的后续会是怎样？”

“嗯？什么后续？”何棠回忆了一下，说，“哦，那个呀，我觉得女主是铁了心要离婚的吧，她不会原谅男主的。”

“如果是你呢？”秦理问，“如果你是女主，你会坚持离婚吗？”

何棠注视着秦理的眼睛，他的眼神平静无波，何棠嘴角一弯，说：“你不会出轨的。”

一句话就逗得秦理笑起来：“我是说如果嘛。”

“不会有如果。”何棠噘着嘴唇嗔道。

秦理笑得很灿烂，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妈说我这个人天生油嘴滑舌，又喜欢吃喝玩乐，如果我身体健康的话，一定是个招蜂引蝶的纨绔子弟，每天泡妞酗酒，飙车赌博，做尽一切公子哥儿会做的坏事。”

何棠“噗”一声笑出来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左臂，说：“别胡说八道。”

“是真的，所以多亏了我生病，挽救了一个不良少年，换来了一个励志的青年残疾人企业家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秦理笑了一阵，渐渐闭上眼睛，“糖糖，其实我觉得我妈说的蛮有道理的。”

他累了，声音越来越轻，一会儿后就侧着头睡了过去。

何棠轻抚他的头发，帮他掖好被子，一直守在他身边等他醒来。

秦理醒来时大概是下午一点四十分，会在护工的帮助下简单地洗个澡，再换

上正装，精神抖擞地开始下午的工作。

他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度过，秦理从来说辛苦，他只是坚持着这些习惯，日复一日，永不言弃。何棠心里既佩服秦理的坚忍又心疼他的坚强。

自有一次屠宝良来办公室找何棠一起去吃午饭，何棠在办公室的处境慢慢有了变化。

第一个主动并友善地与她说话的是三十五岁的武雯雯，午餐时她坐在了何棠和吴慧尧桌边，打过招呼后，很不好意思地问何棠，她摆在桌上的开了花的小绿植是什么。

“挺好看的，我看你养得特别好，我想给我女儿也买一盆。”她说。

何棠很认真告诉她那是四季海棠，然后自然而然地聊起天来。武雯雯问到了何棠的学历及专业，何棠都认真的回答了她，并说自己和吴慧尧是同校同专业。武雯雯有些惊讶：“很不错啊！是一本哦，而且你俩和邱小群是校友呢。”

说到这里，正好看到三十岁的邱小群端着餐盘从她们身边走过，武雯雯叫他一起来坐，并告诉他何棠和吴慧尧是他的学妹，大家热络的聊了几句。

从那以后，何棠的在办公室的日子慢慢好起来。

刘革陆续将一些工作交给她做，如一些配合其他单位围标的标书，就让她与邱小群合作。遇到不懂的地方，何棠就认真的向其他同事请教。

古语说日久见人心，两个月的相处，大家都能感觉出，何棠是一个温和内敛、容易脸红、极易相处的人，工作起来很认真努力。

就连曾经很讨厌何棠的施智敏也悄悄和武雯雯说：“武姐，你别说，其实我找对象就想找个何棠这样的女孩子，既温柔又贤惠，长得也蛮可爱的。”

武雯雯一口茶差点喷出来，说：“你够胆去撬老大的墙角吗？”

施智敏连连摇头：“不敢不敢，我只是想问问何棠有没有姐妹。”

武雯雯一拍脑袋道：“预算部新进来的吴慧尧，是何棠的好姐妹哦！”

D市的春天虽然明媚美好，但却十分短暂。

桃花尽，梨花谢，四月底时，何棠发现她和秦理结婚快满三个月了。

日子过得很简单，很平淡，但何棠心里很满足很幸福。

她的工作渐有起色，和秦理的相处也愈发亲近自然。他们是闪婚，彼此并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在这三个月的磨合期里，他们越来越离不开彼此。

秦理对食物的口味喜好，喜欢的服装款式及颜色，支持的球队，还有生活上的诸多小习惯，何棠都熟记了。

何棠爱吃的零食水果，喜欢的电影明星，偏好的穿衣风格，还有念书时的一些糗事，秦理也明悉了。

五一假期的前一天晚上，秦理在二十三楼的复健室做复健锻炼。

他站在站立架前练习站立，何棠坐在边上陪着他，一边绣着十字绣，一边和秦理聊天。话说到一半时，秦理突然噤了声，何棠忙抬头看向他。
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，何棠发现有好几次秦理在说话或做事的时候会突然怔神，就像是在发呆，几秒钟后又恢复正常。

何棠问过他究竟是怎么了，秦理都笑着说没事，大概是最近太累了。

她不放心，悄悄地去问了秦勉，秦勉面色很难看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何棠不知道秦勉知道了什么，见他脸沉沉的，也不敢多问。

这一次，如往常一样，秦理很快恢复了原状，见何棠呆呆地看着他，不禁问：“糖糖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你刚才又走神了。”何棠放下十字绣，走过去抬头看着他，“阿理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”

秦理脸色有些轻微变化，但立刻又镇定地说：“没有，你想多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何棠担心地问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秦理站得很累了，说，“糖糖，帮我去把郭叔叔叫进来吧。”

何棠应下，刚要转身，秦理又叫住了她，问：“糖糖，你去北京玩过吗？”

何棠摇头：“我没去任何地方旅游过。”

秦理牵唇一笑：“五一假期我们去北京玩几天，好不好？”

“啊？怎么突然想要去北京？”

“刚巧要去见个客户。”秦理温和地笑着，“和你结婚这么久，哪里都没带你去过，真是很说不过去。”

“.....”

“和我一起去，好吗？我不想一个人去，已经习惯有你陪在身边了。”他说。

“好啊。”何棠点了点头，笑得很羞涩，“我还没坐过飞机呢。”

其实，别说是坐飞机，自从何棠从富洋建筑离职来中勤上班后，她连出门的机会都会变得很少很少。

上班在二十楼，家在二十二楼，吃饭去二十一楼或底楼的凡人轩，其他休闲活动基本都在锦宏国际楼里。偶尔陪着秦理回慕芳里吃饭或是去医院探望叶奶奶，也都是出门上车、下车进楼。